

應是「多語」不止「雙語」

我於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二日出國，巡遊美日三個半月。五月九日晚回台，滿身子的疲憊，正想好好休息一番，不料《客家風雲》總編輯鍾春蘭女士忽然來電，以十萬火急的口氣對我說：「新聞局有意在公視首先試辦雙語播出，已委託政大新研所陳世敏教授進行研究，預定五月底便會提出報告。所謂雙語指的就是國語和鶴佬語，並沒有客家話，我們客家人有四百萬，納同樣的稅，有權要求客語播出，這是民主呀！請替我們說話吧。」

於是我像一名休假的戰士突然接到緊急召集令一樣，立刻換上戎裝，投入文化戰場。

有些人把我稱為台語專家，專門推行台語，而一般人所謂「台語」指的是鶴佬語。所以他們以為我關心的只是鶴佬語。其實，在學術上我雖是專攻鶴佬語，在文化運動上我主張的是「文化生態論」。

所謂「文化生態」的觀念來自生態學，文化生態好比環境生態，當它受到破壞時會引起許多

悲劇。人類爲了滿足貪欲，肆意破壞環境生態，造成許多物種的消滅，美其名曰：「發展」、「進步」，其實是最愚蠢不過的行爲。同樣的在文化上爲了達成帝國的統一與侵略目的，肆意破壞異民族文化，使全人類文化趨於單調、劃一，也是最愚蠢不過的事。

我主張維護台灣傳統語言文化，是爲了保護台灣的文化生態，並不只是保護鶴佬語言文化便好。我是鶴佬人，自然不願鶴佬語言文化被中原文化消滅，但也不希望鶴佬語言文化消滅客家、山地語言文化。

依筆者對台灣語言的研究，發現在日據以前，大部份平埔族已被鶴佬、客家同化，而有少部份客家亦被鶴佬所同化，謂之「鶴佬客」。究其原因，平埔族是因文化劣勢而被同化，客家則因人口劣勢而被同化。這種結果似乎是自然的趨勢。

但日據末期乃至戰後，無論鶴佬、客家、山地都同樣受「國語」（日本時代是日本語，戰後是華語）的威脅，有趨於消滅的危機。這是由於「國語」掌握了政治優勢，剝奪了被統治民族的語言文化教育權和傳播權、使用權。台灣各民族的語言文化由於傳統語文的失傳和新語文的成長受到抑制，將逐漸老化、萎縮，最後歸於消滅。這種結果則由於人爲的政治力量。

語言、文化的消滅亦即民族的覆亡，這是一件十分殘酷的事。我們如果不想遭到這樣的命運，必須做的工作就是爭回我們應有的語文教育權和傳播權、使用權。

雙語教育屬於教育權或文化繼承權，雙語服務屬於傳播權和使用權。雙語教育爭取較難，但

雙語服務則很普通。如果連雙語服務都做不到，雙語教育就更難奢望了。美國是實施雙語教育和雙語服務的國家。雷根上台以後保守勢力抬頭，要取消雙語教育，但雙語服務還是不變。在加州、德州、新墨西哥州等墨西哥人多的地方，到處可以見到西班牙文與英文並列的服務。在夏威夷州，日文的標幟和說明到處可見。

所謂「雙語」指的應是共通語與母語之謂，並非兩種語言之意。在美國，除了西班牙語電視節目之外，還有許多日語、華語、廣東語的節目。

但在台灣這塊地區，所謂「雙語」的意義十分含糊。有一家幼稚園的招牌上寫的是「雙語」，我看了十分高興。因為台灣的幼稚園，在小孩還沒學會母語之前便教孩子「國語」，結果長大以後都成了「國語人」。這等於是小孩從小被人抱去領養，將來一定認不得自己的父母。所以我一直不願讓小孩去讀幼稚園，以維護自己的語文教育權。因此看到這「雙語」幼稚園，不免怦然心動，想讓孩子去接受一下「雙語」幼稚教育，可是仔細一探聽，方知所謂「雙語」指的是「國語」與英語。

去年八月，報上說，鐵公路局決定要實施雙語服務，而所謂「雙語」意謂「國語」與「閩南語」，我立即寫了一封投書給自立晚報，說除了鶴佬語之外，在客家區或山地區要加播客語和山地語。爲了澄清意思，這「雙語」應改爲「多語」服務。

如今國民黨政府又要開放「雙語」電視播放，我們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上自然歡迎歸還我們的

應是「多語」不止「雙語」

母語傳播權。但所謂「雙語」不應該狹義地指「國語」和鶴佬語，至少要將客家語包括在內，客家人口佔台灣人的二三%，和外省人口差不多，如果「國語」那麼重要，客家話亦同樣重要。外省人要照顧，難道客家人不要照顧？輕視客語，在情理上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如果經濟力許可，我甚至希望山地語亦應播送。自電視開播以來，從來不見一個山地語節目，有的只是一些假山地語，用來取笑山地人，這是不公平的。政府如平等開放各種語言的傳播權和使用權，將可製造台灣內部各民族之間的和諧氣氛，更可增進台灣的民主形象。

國民黨一方面迫於形勢對鶴佬人作種種讓步，對少數的客家人和山地人卻依然不肯放手，造成客家人和山地人對鶴佬人嫉妒。國民黨又利用這種嫉妒心，鼓動、利用客家人和山地人來反對鶴佬人。其製造矛盾、「弄狗相咬」的伎倆，令人厭惡。

我們希望台灣各民族之間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互相尊重、互相欣賞，而不是互相嫉妒、互相歧視、互相鬥爭。

（原載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客家風雲》八：二二—二三）